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六十八

史部

梁書卷四十七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徐普濟  
宛陵女子

沈崇傃

荀匠

庾默婁

吉翂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紓

劉震

褚脩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  
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  
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  
復蘇隆冬不著重絮疏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  
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  
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  
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

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雲  
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  
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  
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災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  
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挾虎虎毛  
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  
太守蕭琛賄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

崇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  
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  
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係從惲  
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係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  
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  
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係之瘞所不避雨雪倚  
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  
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

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啜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衰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葬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怛恨愈甚哀

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勗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勗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勗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

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  
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  
眴皆爛形體枯頹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  
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  
侍匠雖即吉毀穎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  
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近於是乃拜竟  
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黠妻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  
名黠妻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  
劉虬宗測竝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  
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黠妻至虎皆渡往  
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  
未旬易在家遘疾黠妻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  
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  
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黠妻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

苦至夕每稽額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黠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黠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黠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黠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黠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

素百姓便之元起死於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

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  
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撓登聞鼓  
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翂請死贖  
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  
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微纏備列官司厲色問  
翂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  
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  
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翂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

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貌唯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冒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  
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  
回貳法度知翂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對  
曰凡鯢鯈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蠶粉但因父  
挂深効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

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夫父辱于死斯道固然若翂有覲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

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  
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翂以爲孝行  
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  
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  
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  
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  
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

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  
立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  
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宿  
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  
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額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

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曆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馬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  
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

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  
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  
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  
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搏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  
兄脩受業一朞竝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  
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  
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

高蹈爾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  
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  
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  
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  
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函藉地腰虛脚  
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潁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  
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

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  
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  
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  
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  
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  
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  
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  
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

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缺三字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卒

江紓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脩光祿大夫紓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紓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紓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

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禱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  
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  
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  
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  
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  
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  
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純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  
不樂進仕及父卒紓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震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震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歎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暮除海鹽令震前後宰二邑竝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震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

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  
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  
馳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  
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  
士傳歟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  
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  
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

竝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  
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  
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  
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蘭先飯蘭  
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  
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授以  
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

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仰之服闋後  
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  
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簡獻頌高祖嘉之  
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  
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  
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氣  
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効馳歸既至號慟  
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

彊勸以飲粥。闇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簡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炳江紓謝簡者亦二子之志歟。

梁書卷四十七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滕曇恭傳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滕會子○度南史作虔臣人龍按南齊書王儉爲叔父僧度所養僧虔嘗爲豫章內史則南史是也

荀勗傳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義字上南史有舉字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四千三百六十九

史部

梁書卷四十八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鎮

嚴植之

賀瑒

子華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祐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饗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苟覬挈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

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厯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目是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

篩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  
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  
立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  
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  
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  
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教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  
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

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鎮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竝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脩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

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  
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  
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  
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  
爲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  
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  
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  
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

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暅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畧皆上口

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  
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  
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  
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  
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  
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  
興初拜驃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

左丞是時百度草創終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鎮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璗之中書郎父濤早卒鎮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瓔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瓔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瓔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

衣徒行於路獻門多車馬貴游鎮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鎮簡詣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鎮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鎮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鎮墨經

來迎高祖與鎮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  
鎮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  
尚書左丞鎮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  
鎮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  
鎮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  
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鎮在  
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鎮盛稱無佛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鎮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闌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鎮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

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  
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  
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  
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  
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  
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  
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  
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  
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  
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  
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  
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  
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

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  
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  
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  
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  
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  
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  
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

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  
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  
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  
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  
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  
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  
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  
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

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  
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  
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  
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  
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  
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  
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  
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  
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  
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  
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  
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  
它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  
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聰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

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  
陽智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  
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  
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可也真極理無  
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  
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逆玉異色  
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驛驅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

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疆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臬涉於貧友妄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脩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  
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壘訕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  
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  
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  
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鎮在南累年

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  
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  
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湖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  
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立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編治  
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  
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

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  
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  
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  
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  
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  
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  
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間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

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

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瓌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瓌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理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

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  
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  
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  
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  
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  
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  
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  
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

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  
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  
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樵烈王丞七世  
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  
師事沛國劉獻彊力專精深爲獻所器異既長博通經  
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  
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  
始興王憺竝以慈母喪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  
在都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  
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  
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  
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  
同於常按父之祥禪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  
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

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  
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  
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  
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  
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  
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  
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  
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

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

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  
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  
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  
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耶  
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  
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  
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  
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

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竝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寃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  
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  
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  
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  
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  
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  
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  
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報靈恩世竝

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  
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  
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  
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  
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肩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竝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  
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  
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于家子倣玄頗涉  
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  
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  
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  
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

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  
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  
蔣顯竝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  
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  
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  
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  
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

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偏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竝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韻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彘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

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

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

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閒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

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編聽者常  
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爲西省學  
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  
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  
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  
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  
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  
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

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  
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昇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  
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  
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  
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  
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

孝經二十編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  
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偶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竝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佟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鎮墨經

傲偉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賀瑒傳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貪南史作食應從之  
司馬筠傳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慈母下南史  
有如母二字

崔靈恩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四十七南史作三  
十

孔子祛傳常懷書自隨投閒則誦讀。○投南史作役

卷四十八考證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謹案卷四十七第十三頁後七行稍授以經史刊

本授訛受據南史改

--	--	--	--	--	--	--	--	--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梁書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四千三百七十

史部

梁書卷四十九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羨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

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  
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  
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  
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為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淥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撝齊  
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  
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  
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

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讌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竝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為人不自伐不論

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  
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  
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疋所著詩賦百  
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  
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  
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  
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

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為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

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恒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悛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繪常歎

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為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  
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  
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  
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為太子洗馬掌書記  
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  
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  
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  
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

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為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

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為撫軍引為行參軍兼記

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  
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為湘州別駕遷驃  
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  
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  
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  
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  
為羨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  
侍郎舍人中正並如故出為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

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為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果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閤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亥冬修夜思

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  
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  
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  
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  
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  
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

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  
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届其精華但得其  
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固巧不可階  
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  
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  
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  
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鎔銖覈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  
翠履之人望閨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  
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  
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  
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辯  
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

有別使夫懷鼠知慙盜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  
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  
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藩  
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  
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  
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

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為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彫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為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縚弟

緩字舍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  
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  
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  
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  
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  
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  
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

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  
永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  
州遜猶掌書記還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  
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  
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  
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

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竝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昂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為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

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縷組尚為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僉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

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  
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嶧作瑞室頌  
以旌表之辭甚典雅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嶧嘗品古  
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  
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  
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  
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

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棄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

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羨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轡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

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躡若但用賦體  
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  
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  
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  
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  
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闌淚盡又士有解  
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  
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

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聰無涉於文流矣嶧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

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並汎朱紫相  
奪誼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  
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疎惑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  
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  
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為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  
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轍

議敢致流別嶧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頃之卒官屹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  
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偏略嶼  
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  
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  
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  
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

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朏為吳興太  
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  
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榮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  
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羨高祖嘉之拜安成王  
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儻馬詔興嗣與待詔到  
沉張率為賦高祖以興嗣為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  
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  
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  
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  
滿復為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  
文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  
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  
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  
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為  
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

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  
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  
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  
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  
謂為吳均體建安王偉為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  
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  
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

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  
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  
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  
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  
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一  
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  
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  
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

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  
陽令坐事死奪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到沆傳時高祖讞華光殿○光監本訛元今從南史改正

袁峻傳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官南史作書

庾肩吾傳肩吾字子慎○子慎南史作慎之

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宋史

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  
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今以為王羲之異矣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